

于湖居士文集



〔宋〕張孝祥 著
徐 鵬 校點

于湖居士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于湖居士文集/(宋)張孝祥著;徐鵬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5401 - 0

I. 于... II. ①張...②徐...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南宋 IV. I214.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30837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于湖居士文集

[宋]張孝祥 著

徐鵬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華夏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5.5 插頁 5 字數 293,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 - 7 - 5325 - 5401 - 0

I · 2131 平裝定價: 36.00 元

前言

張孝祥(公元一一三二——一一六九年)，字安國，別號于湖居士，歷陽烏江(今安徽省和縣)人。父祁，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金人進犯和州，闔家遷居蕪湖(今安徽省蕪湖市)。紹興二十四年(公元一一五四年)廷試，高宗(趙構)親擢爲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由于上疏爲岳飛辨冤，爲當時權相秦檜所忌，檜乃誣其父有反謀，並將其父下獄。次年檜死，授秘書省正字。歷任秘書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書舍人等職。一一六三年，張浚出兵北伐，被任爲建康留守。此外還出任過撫州、平江、靜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長官。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以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是年病死，年三十八歲。

就在張孝祥出生以前不久的欽宗(趙桓)靖康二年(公元一二二七年)，北方金朝的女真貴族發兵南侵，攻下了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俘去了北宋的最後兩個皇帝——徽宗(趙佶)和欽宗。同年五月，趙構在南京(商丘)稱帝，建立了南宋政權。在此後三十多年的時間裏，金軍繼續不斷南侵，一度從揚州、鎮江直指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等東南沿海地區，宋高宗被迫逃至溫州避難。只是由于中原地區廣大抗金義軍和宋朝內部主戰派將士的堅決抵抗，南宋小朝廷才

能在風雨飄搖中勉強維持下來。直到一一六一年金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政變，金主完顏亮在南侵途中爲其部將所殺，宋、金對峙才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當時在南宋統治集團內部，主戰與主和兩派的鬭爭十分激烈：一部份官僚士大夫爲了保住自身眼前的既得利益，唯恐得罪女真貴族，千方百計地打擊主戰派，鎮壓抗金義軍，竭力充當女真貴族代理人的角色。另一部份有民族氣節的有識之士，則堅持奮力抗戰、收復失地的主張，他們認爲只要內部團結一致，上下一心，聯合一切抗金力量，加強戰備，抗戰必然會取得最後勝利。

作爲南宋統治集團的一員，張孝祥從他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天起，就鮮明地站到了主戰派的一邊。《宣城張氏信譜傳》說：

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寃之，天下寃之，陛下所不知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於九原，公道昭明於天下。帝特優容之。時公尙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

岳飛是當時著名的抗金名將，曾經不止一次地在抗金鬭爭中取得巨大的勝利，但最後却被以秦

檜爲代表的南宋投降派誣陷下獄，並以莫須有的罪名爲他們所謀害。張孝祥在他一登上政治舞臺，就向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投降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鬭爭，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在《宋史·張孝祥傳》裏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先是，上之抑墳（秦檜子）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數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

從這一段文字裏，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到，張孝祥這種鮮明的憎惡投降派的思想，可能與他的家庭有着一定的聯繫，他的伯父張祁也是由于在出使時不願向金人屈辱投降，因而被拘囚在北方達十年之久的知名人士。因此，當他一旦取得了發言權時，就毫不猶疑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張孝祥在代他的父親張祁（摠得居士）執筆寫的一封信札裏說：「竊謂朝廷狃於和議將二十年，小大之臣以兵爲諱，軍政不修，邊備闕然，長淮千里，東南恃以爲藩屏者，一切置之度外，而彼犬羊之聚，塵凶嘯毒，未嘗南鄉而忘我。自去春權場廢，朝廷始聳然，知虜意之所在，將深圖之。而上下議論或未然，一日復一日，又至于今。」（代摠得居士與葉參政）侵占了北方廣大地區並且任意在江淮之間進行侵擾的女真貴族鎮日虎視眈眈，「未嘗南鄉而忘我」，企圖把整個宋

王朝一口吞下，而南宋朝廷却把整個民族興亡置之度外，因循苟且，坐待滅亡。這樣一種現狀，不能不引起張孝祥的深切不安和極大憤慨。

針對這一現象，張孝祥認為要有效地抵禦金人的侵擾，一方面要整肅政事，同時還要有堅強的邊備：「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論先備劄子》）只有常備不懈，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達到抵抗侵略的目的。同時，針對當時上層統治人物害怕金兵的心理，他用歷史上兩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赤壁之戰和淝水之戰進一步論證戰勝金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關鍵在於「練兵」和「擇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埃，峙糗糧，省不急，籌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狼子野心不義而強，吾何畏焉！」（《進故事》）戰爭的正義性和充分的物質準備，戰勝「不義而強」的侵略者是完全可能的！

強調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是當時南宋政權內部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在《論謀國欲一劄子》中，張孝祥用富者二子「相非而相殘，相戾而相傾」，以致「其家卒以大困」，而貧者二子「內閭牆而外禦侮」，「訖致千金之資」，形象地說明了「謀不一之爲患」。他還寫信給當時在前綫作戰的李顯忠、王權等人，直接指出在對敵作戰中內部團結的重要性：「今淮西之三帥列屯，朝廷安危，實繫於是。太尉與王侯、成侯必須同心協力而後可以成功，若一人少有願望，吾事去矣。」希望李顯忠能「交歡二帥，使無纖芥，專圖國事，盡去私心」。（《與李太尉顯忠》）在給王

權的信中，也指出「必三帥協義同力，首尾相應，盡去疑間，合爲一家」。希望王權能「遣書致禮，交歡二帥，相與誓約，專意國事，屏除私心，尅日共舉，以翦窮寇，以復境土」。（《代任信孺與王太尉權》）事實證明，張孝祥的這些意見是頗有見識的。曾經在勝利形勢下最終遭到失敗的符離之戰，就是由於李顯忠、邵宏淵之間的內部不和造成的。

在政治革新方面，他提出要「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爲者」。（《論先盡自治以爲恢復劄子》）要賞罰分明：「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繳駁成閔按劾部將奏》）而且必須做到「令在必行，不當徒爲文具」。（《論治體劄子》）要廣開才路：「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加以培養，以備緩急時「受任奔走禦侮捍患」。（《論涵養人才劄子》）之用。對有真才實學的人，要敢于打破常規，不拘一格，破格錄用：「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出生之本末也。」（《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大力反對當時官僚集團中對人才「吹毛求疵，深排力沮」的惡劣作風。

他還主張廢併冗官，裁減冗吏以節省國家開支，出賣婦人封號，增收官戶役錢以增加國庫收入，專置牧馬監以保證軍需，蠲免民間積欠，賑濟水災以蘇民困，等等。在他出任荊州地方官時，築寸金堤以防水患，建萬盈倉以儲漕運，修甲仗庫以備軍需，采取具體措施來實現自己的主

張。《宣州張氏信譜傳》說：「荊州當騰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具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這一切，雖不無溢美之詞，但也說明了張孝祥是一個具有比較遠大的政治理想，並有一定政治才能的人物。

堅持抗戰，反對屈辱，要求收復中原失地，這是當時淪陷區廣大人民和南宋廣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南宋一部份愛國士大夫的迫切願望。在張孝祥的詩歌裏，這也是一個突出的主題：

北風吹來燕山雪，十萬王師方浴鐵，風纏熊虎靈旗靜，凍合蛟龍寶刀折。何人夜縛吳元濟？我欲從之九原隔。東南固自王氣勝，西北那憂陣雲結？豈無祖逖去誓江，已有辛毗來仗節。（《和沈教授子壽賦雪三首》）

吳甲組練明，吳鉤瑩青萍，戰士三百萬，猛將森列星。揮戈却白日，飲渴枯滄溟，如何天驕子，敢來干大刑？……佛狸定送死，榆關不須局，虜勢看破竹，我師真建瓴。便當收咸陽，政爾空朔庭，明堂朝玉帛，劍佩鳴東丁。八章《車攻詩》，十丈《燕然銘》，我學益荒落，尚可寫汗青！（《諸公分韻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得老、庭字》）

在這裏，「夜縛吳元濟」當然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而「收咸陽」、「空朔庭」也只能表達對勝利的新望與憧憬。然而，這些詩句却鮮明地表達了作者對國事的關心，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

感情。詩人的激情與時代的脈搏是息息相連的。

張孝祥在詞的創作中所表現的關心國事的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如他的《水調歌頭·和龐佑父》：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騰喜然犀處，駭浪與天浮。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勳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這首詞是作者在一一六一年冬天聽到虞允文在采石磯擊敗金主完顏亮南侵大軍的捷報後寫的，詞中所表現的那種「剪燭看吳鉤」的豪情，「擊楫誓中流」的壯志，充分表達了詩人強烈的愛國激情和渴望投身戰鬪行列的高昂意志。又如他的代表作《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闕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蘊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一一六三年，張浚入朝爲樞密使、都督江淮兵馬、開府建康，積極準備北伐，薦張孝祥爲建康留守。是年四月，由于前綫主將李顯忠與邵宏淵之間的不和，招致了符離之敗。於是以湯思退爲首的投降派又在朝廷中得勢，並在八月間派盧仲賢到金軍議和，這首詞大概就是寫于這一段時間。

如果從一一二七年汴京陷落算起，到詩人寫這首詞的時候，中原淪陷已經足足有三十幾個年頭了。北方淪陷區人民處在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之下，要求收復失地、趕走異民族貴族統治者的願望特別強烈，他們日夜企望着南宋政權能早日把他們從女真貴族的統治下拯救出來。在《代揀得居士與葉參政書》中，張孝祥曾經提到過這樣兩件事情：「紹興初，諸將用兵淮上，毫、泗、徐、沂之人，簞食壺漿以迎我師，師退，虜復取之，卽盡屠其人以泄憤怒，然民終不悔，它日我師至焉，其迎我如初。去冬蔣州王俊但假託本朝名字，淮北之人信以爲然，自蔡、頴至于河北，尅期響應，會倭敗獲，事雖不克，然以此可見吾民之心。」但是，南宋政權却是那樣軟弱無能，給予他們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戰事又告失敗，收復失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瞻望北國淪陷敵手的大好河山與敵人的囂張氣燄，遙想淪陷區人民的悲憤失望情緒，詩人禁不住悲憤填膺，從內心深處發出了深沉的感嘆。全詞慷慨悲涼，一氣呵成，感情真摯而又深沉，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

在張孝祥的文章和詩詞中，還表現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比起他關心國事的這些作品來就顯得遜色多了。當然，他也寫了一些像「柴門關上濯足眠，萬事不如高枕睡」，「短長無不可，且得是閑身」等一類反映消極情緒的作品，還有一部分是「青詞」「釋語」之類宗教迷信的東西，但這究竟不是他創作的主要方面，他的作品基調還是比較健康的。

張孝祥作品的藝術成就，在他同時或稍後的人曾經對他作過很高的評價。謝堯仁稱贊他的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倏散倏聚，倏明倏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端而尋其所窮」。（《張于湖先生集序》）意之所至，筆力隨之，這的確是張孝祥散文創作的一個特點。他的散文敘事平易流暢，說理明晰透闢，時或敘事與議論錯雜並用，夾敘夾議，而筆端常帶感情，讀之令人有親切之感。

謝堯仁又說他的詩「活脫是東坡詩」，他的詞「今人皆以為勝東坡」。湯衡對張孝祥的詞也發出了「自仇池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與哉」（《張紫微雅詞序》）的贊嘆。陳應行甚至把它說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于湖先生雅詞序》）這種評價顯然是被夸大了的。其實張孝祥的詩是寫得比較呆板笨拙的，遠遠及不上蘇詩的豪邁奔放和富有新意，而他的詞的風格確接近蘇軾：意境開闊，想象豐富，往往能通過形象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慷慨激昂的情感，使之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與詩文相比較，張孝祥在詞的創作方面，是取得了較高的成就的。

張孝祥的文集，據王質所撰《于湖集序》，似曾在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一一七四年）有過一次編集和刊刻，此本今未見，其序收存於王質《雪山集》中，其內容、卷數等等因王序語焉不詳，無從揣測。又據宋寧宗嘉泰元年（公元一二〇一年）謝堯仁及孝祥弟孝伯所撰《張于湖先生集序》，有「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及「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屬其（王大成）讐校」等語，確知此前尚有其他各種刊本，但目前能看到的除宋刊四十卷本《于湖居士文集》及乾道本《于湖先生長短句》外，其餘各本亦均未見。陸世良在宋光宗紹熙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寫的《宣城張氏信譜傳》中，說張孝祥有《于湖集》四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趙希弁《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宋史藝文志》卷七著錄卷數均同。此外，《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又著錄《于湖詞》一卷，《宋史藝文志》卷七張孝祥文集下又著錄詞一卷及古風律詩絕句三卷。

今本《于湖居士文集》收詩、文、詞等四十卷，附錄一卷，書中警、謹、貞、徵、完、慎、敦、慈、廓等字皆闕筆，避諱至寧宗時止。又據張孝伯序，知此本曾屬王大成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各本加以讐校，當是一個刊刻時代較早而又比較完備的本子。現以《四部叢刊》影印慈谿李氏藏宋刊本為底本，校以宋乾道本《于湖先生長短句》、《宋名家詞》本《于湖詞》、《百家詞》本《于湖詞》、雙照樓校寫本《全芳備祖詞鈔》、《永樂大典》等，凡有校改的地方，出了校記。此外，凡遇原文明顯錯誤而又無其他版本可校的訛字，則用方括號和圓括號加以訂正，如「〔蓬〕（蓬）」翻纔斷泊不

得」、「鼻」(獲)(鏡)「心未寧」等等。方括號內是已經訂正的字，圓括號內是原來的訛字。有些明顯脫漏的字則用方括號直接增補，如「徒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朱晦翁贈學」(士)「安國公敬簡堂詩」，不另外出校。這些訂正不一定都正確，僅供讀者參考。又原書「尺牘」部份一人名下有兩札以上者均另行以示區別，現因整理時一札中亦有分段者，因將各札之間改爲空一行處理，以清眉目。原書僅正文四十卷有目錄，其中部份目錄與正文標目有較大出入，爲了保存原書面貌，且某些異文可與正文標目相互補充，故彼此間均未加以校改。原附「禁榜」、「附錄」及新增補「補遺」目錄均爲此次整理時所加。

本書整理過程中曾請朱東潤先生和章培恆同志閱讀過全稿，謹在此表示感謝。

徐 鵬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于復旦大學

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蹠其踪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疏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宋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

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倏散倏聚，倏明倏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端而尋其所窮，然從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勝者也。故觀先生之文者，亦但當取其轆轤幹旋之大用，而不在於苛責於纖末瑣碎之微。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憊，蓋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沙也，一日，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在書室，特携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俟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真與相軋。但蘇家父子更有畫佛入滅、次韻水官、贈眼醫、韓幹畫馬等數篇，此詩相去却尚有一二分之劣。」

爾。」先生大然堯仁之言。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於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爲勝東坡，但先生當時意尙未能自肯，因又問堯仁曰：「使某更讀書十年何如？」堯仁對曰：「他人雖更讀百世書，尙未必夢見東坡，但以先生來勢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餘矣。」次年，公自江陵得祠東下，方欲踐此言，未幾則已聞爲馭風騎氣之舉矣。嗚呼！天不竟英雄之志，尙留荊、墨兩城與太原餘孽，至今江流尙覺有不平，其以此歟！

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潛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蒲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尙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卽晚夕在念，而尙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後私，於事自有次第。而不知此事亦公也，蓋四方學者渴見斯文，以增壯筆端，方皆以先觀爲快。使公肯爲是舉，正是加惠學者之意，豈必獨認以爲激乎鵠原之情而足以有歉哉！

自渡江以來將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墨爲當代獨步，而此猶先生之餘事也。蓋先生之雄略遠志，其欲掃開河、洛之氛祲，盪洙、泗之羶腥者，未嘗一日而忘胸中。使其得在經綸之地，驅馳之役，則周公瑾、謝幼度之風流，其尙可挹於千百載之上也，而門下之齷生何足容議論之喙哉！

嘉泰改元之中秋，門下士昭武謝堯仁序。

張于湖先生集序

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別去餘十年，先生再冠賢書，會于臨安，時紹興癸酉也。明年魁多士，又明年入館，寢登清華。孝伯亦入太學爲諸生，無時不在左右。每見於詩、於文、於四六，未嘗屬稿，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抄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問？」從手掣去。良繇天才超絕，得之遊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一日，謂孝伯曰：「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便有用處。」夫所謂用者，豈章句而已哉。惜乎天奪之速，不容究其才於用大，僅能遺愛於六州。恭聞孝宗皇帝玉音，嘗興用才不盡之歎，使其適乘機會，必有以上契聖心，則其成就蓋不止此。嗚呼！大夫士有志當世，孰不以功名自許，至如先生，真有過人者歟！

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舛也。揭南昌，解后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久，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屬其讐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間矣。繼有所得，當爲後集云。

嘉泰元年十月旦，弟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